



# 康巴周末

## 康巴文学

2023年5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陈雪峰

### 璇玑图

◎梁新会

#### 一 生缘

池塘边的奇遇,使寰酒惊喜不已。这就是秦国最聪慧美丽的姑娘,其实她比传说还要美丽十倍。那一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那一弯细长的月牙眉,那一双会说话的丹凤眼,还有那微微上翘的鼻尖,红润甜美的樱桃小嘴……老天如此垂青这个女子,简直把世间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到了她身上。难怪,想娶苏惠的王公贵族都能编一支队伍了。听说当朝天王的胞弟符融和扬武将军姚莪的儿子都看中了苏惠,派人备下厚礼去苏府提亲,均被苏惠严词拒绝。看来这个女孩子心气甚高,绝非池中之物。

自古英雄爱美人。寰酒看见苏惠的第一眼就已经完全被俘虏了。他看着苏惠一行远去的身影,依依不舍,仿佛失去了心头肉一般难过。寰酒是晋朝右将军寒真之孙,出生于北国军中,幼时随部落和军队移居,故里不定,后因父亲寒朝早逝,母亲身体欠佳,爷爷便把他带回美阳老家,精心抚养。

爷爷戎马一生,却最敬重文人,四下里打听名人雅士,希望能够指教孙儿。为了让寰酒拜在高僧大德法显门下,专修学问,他耗巨资举家搬迁到了法门寺旁。他日日考问寰酒的学业,亲自教授寰酒武功,还把自创的一套寒氏无影剑法教给了孙儿。长大成人后的寰酒一表人才,上门提亲者无数,他却日夜习文练武,只字不提婚姻大事,把无数的大家闺秀拒之门外。爷爷急着抱重孙,寰酒却一点也不上心。爷爷气得发誓不再操心他的婚事。寰酒寒窗苦读,花园习舞,梦想的是得遇明君,有朝一日驰骋疆场,报效国家,从来没有把儿女私情当回事儿。

今天遇见的这个女子太不寻常了,寰酒一下子就看上了苏惠,他恨不得让爷爷立即派人去苏府提亲。不知爷爷会不会答应?爷爷自从解甲归田以后心情郁闷,脾气暴躁,常常借酒浇愁,天天喝得醉醺醺的……

寰酒回到家中,爷爷正在喝酒,已经有了七八分醉意。寰酒满脑子都是苏惠的影子,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来,他干脆端着爷爷,带上苏惠直奔法门寺。好在苏家就在法门寺后门附近住家,一抬脚一扬鞭即刻就到。

也是这一念之缘,寰酒就阴差阳错地成了苏惠母女的救命恩人。护送苏惠一家人平安到家以后,寰酒生怕爷爷担忧自己,急急忙忙赶回家中。果然不出所料,爷爷喝醉了酒,找不见孙儿,正在大发雷霆。家丁们急忙给爷爷说明了缘由,爷爷这才转怒为喜,边夸寰酒能干边让人整治酒席,他要和孙儿好好喝一杯。席间,家丁们一个劲儿地夸苏惠,爷爷看见寰酒面红耳赤,心下明白了几分。家丁们见爷爷不发话,就主动说他们想去苏府提亲,给孙儿爷配一桩好姻缘。爷爷放下酒杯,很有把握地说:“用不着操之过急,苏家自会送上门来。”

寰酒这一夜彻夜难眠,他掏出混乱中拾得的苏惠的一只凤头履,把玩了半天。一阵鸡鸣声传来,寰酒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挥笔写下了:“大秦女世无双,风华绝代难描颜。一颦一笑百媚生,疑是神女下凡间。寰子得以窥仙容,三生有幸共佛缘……”的长诗。

花开两枝,各表一端。且说苏府经过这一场虚惊,人人惊惶不安。苏夫人惊吓得过度,头疼突发,经过言医回药,刚刚睡下。苏惠和禾苗被吓得花容失色,正在房中整理衣饰。苏道质屏退众人,把苏惠一人叫来细细盘问了一番。不问则罢,一问才知事关重大。苏道质推测黑武士应是符融手下的人马,胡人少年姚公子必是姚莪之子姚兴。姚莪父子阳奉阴违,意欲不轨,世人皆知,按女儿刚刚的心性自然不嫁。而符融聪慧明辨,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即使是道安也未必能超过他。符融天赋异禀,耳熟能诵,过目不忘,可与王褒相提并论。符融曾著《浮图赋》,文辞清新,世人争相传抄。还有符融文韬武略,善于骑射,是不可多得的将才。他整顿刑法政令,进用贤才处理事务,公平正直,是王猛之流的人物。符融尤其善于断案,奸邪之徒无所逃避,深受符坚信赖。按说,以符融之为人,应该不会光天化日强抢民女。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符融岂会善罢甘休?

#### ——《嘉绒传奇》

在幽深狭窄的涧谷走了约两袋烟的时间,队伍开始沿着南面的山峰蜿蜒向上。走到半山的光景,透过笔直挺拔的松林缝隙,身后刚穿越的涧谷才完全露出了它的面貌。他们驻足的山峰呈弓形耸立,而正前方兀立着一面鸡冠状起伏的峭壁,鸡冠锋利突兀,冠面闪着黑色的幽光。鸡冠前的鸡头直插弓形山峰的前部,其锋利的喙角恰如一道屏障封闭住了整个涧谷,高深的涧缝间只能看见一条银白的河水,显得分外夺目。

## 嘉绒传奇

◎嘉绒云灯

“更可恶的是她哥哥,披着袈裟、手拿经书,满嘴救苦救难,其实你们看他来到巴拉斯底所做的桩桩件件,完全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一句句控诉,从瘦弱疲惫得连坐的力气都没有的人群中发出,但语气却显得分外地激昂,好像灌了气的袋子,一下子都有了内物,全立了起来,如果一不小心戳个洞,还会嘭然炸裂开来。整个屋子像一个火药桶,火塘里微弱的火光,也被愤怒的气息吹得忽明忽暗,真怕有一点火星溅出,立时失去了控制。

德嘎姆卡布绒警觉地往门外望了望,转过头小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走了很多地方,虽然我们穷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但像他们那样把人往死里逼的没有几个。”

“大家的苦痛,我德嘎姆卡布绒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琼如(嘉绒人的自称)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走到哪里都是受苦受难,我们不如再等等,再看看,白利拉姆代理阿尔布取权是暂时的,说不定大小爷登上阿尔布后,会好起来的。”

德嘎姆卡布绒继续说:“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救助者,是行善还是积恶,自己就是自己的见证者。白利拉姆和她哥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也是自掘坟墓,最终会得到报应的。”

“我们巴拉斯底的穷苦百姓,如果没有德嘎姆卡布绒大哥您的帮助,哪个还能留在家乡,哪个还能活到现在,您是我们能够活下来的支柱啊!”

众人都说:“我们听您的,只要您不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只要您让我们活着,我们就是只剩一口气也要活着。”

半夜过后,不拉古官寨里已经灯火通明。按照夜里两位管家商定的时间,中午后送亲队伍必须到琼日官寨,而不拉古官寨到琼日官寨足有半天的行程。刚刚躺下的娃子和差民们,还没合上眼,就被头人们从柴草堆里连踢带骂地叫了起来,红白两案和茶房里又忙碌起来。

“阿爸,我不走。”缙斯甲色姆喊出声来时,才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她不是躺在阿妈的怀里,也不见阿爸坐在她的床沿。刚才她分明依偎在阿妈的怀里,对坐在床沿的阿爸说她不走,她哪里也不去,她要永远守在阿妈和阿爸的身边。

侍女朗色披衣进来,看见缙斯甲色姆坐在床沿,急忙给她披上外衣,关切地问:“小姐,您哪里不舒服吗?”“没有,我只是做了一个梦。”“小姐肯定是想家了,也是啊,您可是第一次离开家,肯定是想家了。”“现在什么时间了?”“三点过了,下人们已经起来了。”“你给我把明天要穿的衣服找出来,我也准备起来了。”“是那件吗?”侍女朗色指着衣架上挂着的一件绸缎料子,红底绣凤,领口是雪白羔羊皮镶边的袍子。

“就是,你怎么知道我要穿这件呢?”“我看这件非常喜庆,小姐穿上一定好看,况且雪白羔羊皮领边是您最喜欢的!”缙斯甲色姆赞许地说:“你真不枉跟了我这么多年!”侍女朗色忙说:“小姐待我们下人如姐妹,能跟着小姐是我们的福分啊!当初听说小姐要出嫁,我们服侍过您的下人都想跟您走,我真的是最幸运的,她们都很伤心难过。”侍女朗色边说边取过衣服,帮缙斯甲色姆穿上。

她们洗了脸,擦上油脂,刚戴上金银镶制、碧绿翡翠镶嵌、翩然飞舞的双凤头饰,外面响起了敲门声,传来管家的声音:“朗色,小姐起来了没?时间不早了,侍候小姐洗漱更衣。”朗色跑去打开了门,对管家说:“大人,小姐已经梳洗完了。”

“啊,我们克罗斯阿尔布的小姐就是漂亮,小姐啊,我是看着您长大的,汉族人爱说女大十八变,可不是吗?您再不是我们克罗斯阿尔布的顽皮小羔羊了,您已经是我们的缙斯甲飞出的金凤凰了!”

听到管家说她是顽皮的小羔羊,她又想起儿时穿着雪白羔羊皮袍,扬着两支羊角辫子,在缙斯甲官寨里,像一只刚出生不久,对眼前的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还不能完全地掌握走的能力,就像一阵风儿纵开稚嫩的四蹄,毫无畏惧地东奔西跑的小羔羊。那时候的她无忧无虑,成天像天上的鹰儿自由自在。那时候她是官寨上下的活宝,就连下人见了避之不及的阿爸都时时地,像个小孩一样地跟在她身后;她经常跑到下人们劳作的晒场,用纤细的小手拿起农具,非常吃力地,但是像模像样地干起活来,引得一年都难得一笑的下人们,舒展了愁眉,忍不住大笑;她经常捉弄那些整天横行霸道的头人和监工,不是让他们变了脸色但拿不着了本来伸手可及的皮鞭,就是一屁股下去却从舒适的狐狸皮躺椅里像弹簧一样地蹦起来,就牙咧嘴地大叫。但当他们看见她时,马上忍着怒气,忍着痛,满脸堆笑地向她问好。

她经常从餐桌上拿一些只有他们能吃的奶酪、糕点和牦牛肉给下人们吃,她特别心疼在官寨外住着,双目失明的雍忠老奶奶,每天都要给她拿一些吃的去。

缙斯甲百姓都说她是慈悲大慈的金热斯(观音菩萨)转世。

前几天,当她走出克罗斯阿尔布官寨大门的时候,几乎全克罗斯阿尔布的属民都来送她,个个失声痛哭,直到阿爸对他们说,我的女儿是出嫁,这是她的大喜日子,是应当高兴的事情时,人们才忍住了悲痛,呼唤着她的名字,使劲地向她挥手告别。

管家看着缙斯甲色姆一言不发,怔怔出神,又不好再说什么,生怕再扰乱了她的思绪,给侍女朗色使了个眼色,他俩转身出去了,身后传来缙斯甲色姆的一声长叹。

他俩的心都颤了一下,管家的老泪差点就滚落了下来。走廊尽头的楼梯旁,管家拉斯白崩金略显焦急地向这边张望。看见他俩出来,急忙迎上前去:“管家大人,小姐可好?”“啊,好……好……一切都好。”管家拉斯白崩金的突然出现,让他没有迅速地调整好情绪,说得有些慌乱。拉斯白崩金觉察到克罗斯阿尔布管家有些异样,心里打起了鼓来:“小姐不会有什么事吧,可千万别出事,不然婚礼还没进行呢,我这个迎亲人可怎么向阿阿拉姆交代!”

拉斯白崩金思想之间,克罗斯阿尔布的管家已经走得不见了人影,他赶忙小跑着下楼来。

吃过早饭,十几匹骏马上好驮子,德嘎姆卡布绒和巴拉斯底护卫队打前,接着是缙斯甲色姆的八抬轿子,中间是两个管家和两个阿尔布的头人们,之后是送亲队伍,最后扫尾的是巴拉斯底背负重物的数十名河东百姓,一条长长的火龙从不拉古官寨鱼贯而出。

### 小说版连载

7

人类至纯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 五家村

◎央今

听到这个答案,我只问得更加具体:有没有五家村小学的学生偷水果剥树皮、扔柴火、糟蹋庄稼地之类的事?

听到我的追问,外婆停下手中的活,有些奇怪地看着我说,没有,你们五家村小学的学生哪会做这样的事?都是满世界找好事做,找不到就发明好事,有人把咱家小羊羔都捉去洗了三遍,洗到羊妈妈都差点没认出它的孩子。

我还想问些什么,可外婆在这时候发出啧啧的赞叹,说,那个从窗玻璃里看出来的老师真是了不起啊!

听到这个称呼,我忍不住咯咯地笑了。我从奶奶的话里得到启发,编出了我的作文——给迪西奶奶家那只又老又丑的大狗洗澡。我想,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结果就是大黑狗变干净了,不再总是拿爪子挠痒痒了,而五家村的其他学生,不会编出这个内容,因为只有我不怕大狗,它是我们家几年前送给迪西奶奶的。

王堆回来了。王堆回来的时候已是冬天。他很忙,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都见不到他都是常态,因此每一次他回来我都十分欢喜。

当然,每到他回来,我也会欢喜地看到外婆和母亲掩饰不住喜悦的脸。

每次王堆回来都会带来五家村前所未有的东西。这次回来他开了一辆军绿色的小汽车。当汽车在五家村凹凸不平的公路上扬起一股灰尘,很多五家村的村民便争相前来观看,我听到人群中的校长赞叹说,好车啊!吉普212,县城里都看不到几辆。

王堆每次回来都会带来不同的惊喜。在我读一年级那年,他就买回一台28寸的山茶牌彩色电视机,再把四方形的带子放进放像机,头一回在我们的院坝里,给挤了一院子的乡亲们放起了录像。

看到屏幕上的孙猴子,乡亲们一个个都乐得合不拢嘴。当时,我就听到人群中的校长说,城里的家庭大都没有或者只有小小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彩电啊!

王堆给前来看吉普车的乡亲们发过滤嘴香烟,看到校长,他顺手从车里拿了一条春城牌过滤嘴香烟塞给他,说,布嫫措姆让你操心。听到这个名字,校长疑惑的目光迅速在人群中转了一圈,最后释然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他显然已经忘记了我原来的名字。

王堆一回来,乡亲们也很高兴,因为晚上又可以看录像了,他们对录像带封面上的图案展开了热烈的谈论。

王堆给李晶晶也买了礼物,当天他就带上我去拜访她。

在五家村小学,王堆和李晶晶一时没能将我的两个名字对上号。当王堆头一回发现自己女儿的名字已经变成王莲花的时候,有些压抑不住地不高兴。可当他意识到这件事情发生已有四年之久时,他又选择了低下头看自己的脚尖。

李晶晶说,作为乡里唯一的万元户,你还是很忙很辛苦,但还是要多抽时间关心自己的孩子。

王堆轻轻地点点头,说,得失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这么微妙,李老师说得很对。他说着想要摸摸我的头,我却突然把头一偏,躲过了他的手。他只好尴尬地摇摇头说,哎,这个娃娃娃,从小就对我保持着疏离感。

王堆对我一无所知,他并不知道,我深深地依恋着他,每一次想他,我就会偷偷把头埋在他留在家里的外套中,闻那上面他独有的、属于记忆中父亲的气息。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我却不会扑进他的怀里,说一个孩子会跟自己的父亲说话。我已经不会向王堆表达自己的感情。

王堆刚刚知道,在他错过的这四年间,他唯一的女儿在五家村小学已经是一个说一口蹩脚普通话的名叫王莲花的三年级学生。

我安静地坐在李晶晶整洁而飘着清香的教师宿舍里,听王堆和李晶晶讨论我的学习状况。

王堆说,我希望她五年级能到县城里读书。李晶晶说,再加把劲的话有可能,但是语文要加强,特别是作文,30分的总分呐,丢了大分就没希望上了。

看到王堆沉默不语,李晶晶又说,主要是语言这一关难过,我们执行了《五家村校内语言使用准则》,之后情况有了改观。王堆右手的五指在膝盖上有节奏感地依次落下又抬起,大概五个回合之后,他终于说,这个准则我刚才听校长说了,但凭我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无论这个准则执行得怎么强有力,都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给写作带来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这话把李晶晶说得愣住了,因为这正是她发现了却无力改变的现状。找到了病症却下不好药!被王堆一针见血地说出这个现实后,她定定地坐在书桌边上,无可奈何地咽下了一口唾沫。

一阵沉默之后,我听到王堆暗自笑了,朗声说,阅卷的老师可不管也不知道作文是不是学生的原创,你们需要改变一下学习方略,我会尽快给你们买你们需要的东西。

很快我们就升上了四年级。作为五家村小学毕业班的学生,我们加强了学习的力度。

李晶晶减少了我们的劳动课体育课和音乐课的课时,加强的内容多半以作文和应用题解答为主。



雪花 XUEHUA [第2485期]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